



冷劍痴魂



美国

萧

逸

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三十二）

冷劍痴魂

「美国」萧逸

冷剑痴魂

(上、下)

〔美〕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5印张 4插页 384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80605-871-0/I·759

定价：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菏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阴错阳差生死恨

因果轮回遭报应，
万家生春菩萨心。
佛道五圣超俗辈，
英雄天助破古城。

月黑！

风高！

鬼泣！

神嚎！

劫难！

生死恨！

这是一个夜阑人静的深夜！

“白骨门”的大堂上，坐着一位年逾半百的大汉，古铜色的脸，在明亮的烛光照映下，散发出闪烁的油光，唇边的二髭老鼠胡子，不停的晃动着。

在他的左右，分站着八大护卫，牛头马面，刀光剑影，使人见了不免心生寒惧，整个大堂上，人影幢幢，四周的空气，沉闷得几使人透不过气来！

此时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犯妇带到！”

只见四名武士，夹持着一名黑衣黑巾的妇人，拖到堂上。

白骨门主见犯人带到，目含淫威，对黑衣妇人问道：“你的丈夫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嘿嘿！白骨门主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倒很干脆，说不知道，就能推却责任吗？”

黑衣妇人神色木呆，无奈的继续道：“近日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夫君，他自半月前出远门，离开我母子后，迄今无音信，叫我从哪里知道呢？”

白骨门主闻言色变，猛地一指桌子，厉斥道：“你既坚不吐实，本座只好下令行刑了！”

那中年妇人挣扎了一下，忽然扑地跪了下去，求道：“妾身自知难逃死罪，但我的儿子……”

一阵哽咽，喘吁着无法再接下去。

白骨门主又是一声轻叹，凝重的道：“你放心，本座会饶他一死，但要永远逐出白骨门！”

“可容妾身见一面？”

白骨门主又是一阵沉吟，然后轻轻吩咐道：“带薛镇山！”

身旁侍立之人立刻一声暴喏，朗声传呼道：“带薛镇山……”

不久，一阵狂奔的脚步声传来，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飞奔而至，凄厉的大叫道：“娘……娘……”

踉跄着奔到中年妇人面前，伏地哭了起来。

中年妇人倒出乎意外的平静，幽幽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，你十几岁了？”

那个名叫薛镇山的少年怔了一怔，收泪道：“孩儿十五岁了！娘难道不……”

中年妇人沉声接道：“十五岁已算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，英雄流血不流泪，娘没有教训过你么？……”

薛镇山震了一震，连忙揩揩泪渍，道：“娘！可是您……”

中年妇人不等他说完，立刻喝道：“你伯父已经答应饶过你了，还不快快去叩谢饶命之恩！”

薛镇山大叫道：“不，孩儿要替娘一死……大伯父，求您答应……”

白骨门主突然离座而起，中年妇人面色惨变，俯在薛镇山耳边急急说道：“孩子，记住我上次的话，快离白骨门，快些……”

下面的话却淹没在一片震天的焦雷声中，等到雷声过去，那中年妇人早已被两名刽子手拖到了断头台上。

薛镇山啊的一声尖叫，双手蒙面，转开头去。

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滑轮急转之声，而后是咋的一声大响。

薛镇山钢牙紧咬，突然转向白骨门主破口大骂道：“薛公凌，老禽兽，好毒辣的手段……”

白骨门主又复拂袖一阵喝道：“逐出白骨门，永远不许踏回泰山境内！”

薛镇山依然骂不绝口，但却立刻被四名黑衣彪形大汉像鹰攫燕一般的拖向寨外而去。

叫骂哭喊的声音逐渐远去，除了风声，雷声而外，广场中却沉肃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白骨门主魁梧的身躯缓缓踱向断头台前，望望满地鲜血、身首异处的尸体，悠悠一叹，像自语般的喃喃道：“死得……冤枉！把她厚葬了吧……”

忽然——

一阵急剧的马蹄声直抵大寨门前，蹄声甫歇，一条人影急

如怒矢般射向广场中的断头台前。

只见那人是衣饰华丽的锦装汉子，年约四旬左右，目光四射，大刺刺的向白骨门主拱拱手道：“小弟见过大哥！”

白骨门主微感讶异地道：“三弟……你怎么来的？”

那华服汉子顿足道：“小弟一路急赶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……杀错了人！”

说话之间，俯身向那身首异处的中年妇人脸上一抓，只见一张人皮面具应手而落，呈现出一张先后完全不同的面孔来。

白骨门主并无惊讶之色，轻轻颌首道：“值不得大惊小怪，这是我早就知道的！”

那华服汉子口气道：“大哥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薛镇山呢？”

白骨门主怔了一怔，捋髯沉吟道：“自然也是假的！”

华服汉子肯定的叫道：“真的！”

白骨门主轻轻踱了几步，道：“这……似乎不大可能吧！”

华服汉子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也知道大哥不会相信，请您看看这个！”

探手袖中，取出一个布卷，递了上去。

白骨门主伸手接过，打开匆匆一看，不由大为震动。

虽然看不出神色表情，但由他颤抖的十指可以看出他激动已极。

华服汉子皱眉道：“大哥早做决定，如不把他抓了回来，只怕……”

白骨门主恍如梦醒，不待他说完，立刻沉声叫道：“黑骑堂……”

只见一名黑衣人飞步趋前，施礼恭应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“速率你得力属下，抓回薛镇山！”

“遵谕！”

那黑衣人一声朗应，后退三步，然后身形一旋，如飞而去，不久，但听一片急促的马蹄声，由近而远，瞬息而息。

天空中闪电急掣，霹雳暴响，使整个大地山狱颤栗，终于，倾盆大雨落了下来。

白骨门主动也不动，任由大雨浇在身上，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。

那华服汉子则由背后小包中取出一件油布雨衣，轻轻披在了自己身上，四周所有的白骨门之人，一个个同样的像变成了石像一般，没有一个人移动过一下。

大约盏茶之后，急促的马蹄声透过风雨雷电之声隐隐传来，只见那黑骑堂堂主像水鸭子般飞驰入报。

“属下无能，不曾追到薛镇山！”

白骨门主顿足叫道：“糟了！糟了……屠总护法！”

一名黑衣白髯的矮瘦老儿也像水鸭子般恍身趋前，俯首道：“下座听候吩咐！”

“由你督率外五堂堂主速简精锐，捕回薛镇山，百里方圆之内的每一方寸之地，都要仔细搜查！”

“下座遵谕！”

旋身急转，大喝道：“本座奉门主严谕，命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各堂堂主各领高手一百人，即时齐集大寨门前，听候指派！”

休看他人长得瘦小，但声音却洪亮异常，虽在风雨雷电的狂啸响声中，依然听得清晰入耳。

四面立刻响起数声轰然暴噪，广场中石像般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，一部分随着总护法屠五行，飞步向大寨外驰去。

约有半盏茶左右，只听马蹄繁响，一拨拨的人马由近而远，风驰而去。

白骨门主仰首向天，又悠悠的叹了一口气。

天色将亮之时，业已风息雨止。

白骨门主湿衣未换，焦灼的在大寨聚义厅中踱来踱去。

那华服汉子则在一旁呆坐发怔。厅内厅外，无数的黑衣人分排侍立，自然也都是穿着夜里淋透了的湿衣。

终于，一片马蹄声急驰而来。

白骨门主登时紧张了起来，大步踱至厅门，翘首以待。

不久，总护法屠五行率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外五堂堂主相偕而至，但却个个垂头丧气，由屠总护法为首，在厅门前俯首禀道：“下座……。”

白骨门主大叫道：“动用外五堂数百高手，连一个逃去未久的小孩都没有抓来么？”

“是……下座无能，……但已遵从门主令谕，搜遍了百里方圆的每一方寸之地，仍是没有他的影子……”

“难道他上了天入了地不成？”

屠总护法双膝一软，扑地跪了下去，俯首道：“请门主依律治下座无能之罪！”

外五堂堂主也都一个个矮了半截，随在屠五行之后跪了下去。

白骨门主重重地叹口气道：“你们起来……唉！这是劫数！劫数……”

那华服汉子轻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大哥，不能相信劫数，要尽人事！”

白骨门主颌首道：“那是自然……”

声调一沉，叫道：“文师爷，准备飞羽传书！”

只见一个瘦骨棱棱，摇头晃脑，手摇折扇的老人一摇三摆

的走了过来，向白骨门主一个到地的长揖，道：“学生早已准备妥当了！”

白骨门主沉声吩咐道：“第一、传书飞虎堡、神风门、武威门，要他们即刻广遣属下徒众，在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中布起一片漫天大网，务必擒回薛镇山。第二、将薛镇山年貌特征详细书明，飞书通知七大门派，三教九帮，请他们协助查缉，凡能捕得薛镇山送归本门者，俱受上赏，酬万金，如隐匿掩护，知而不报者，不论任何门派教帮，一律视为本门之敌，白骨万乘，即刻出师讨伐。”

文师爷喏喏应声，长揖转身而去。

那华服汉子微微一笑，十分自信的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就算那孩子果真肋生双翼，也无法逃得出去了！”

白骨门主则又幽微的叹息一声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向内寨走去。

不久——

白骨门中二十余只苍鹰相继冲天而起，在空中盘旋一周，分向四方飞去，瞬息之间消逝无踪。

薛镇山被逐出白骨门大寨，被两名黑衣人狠命一推，踉跄倒地，但他钢牙紧咬，一挺身又站了起来。

雷轰电掣，与黑黝黝的山林，构成一幅阴森森的画图，有如无数的幽灵巨兽想把他吞噬下去。

他恨恨的回顾了白骨门大寨一眼，举步向傲来峰下跑去！

忽然——

他跑出不过数丈距离，蓦见路旁野草丛中一动，一条白影疾逾怒矢，向他身旁射了过来。

薛镇山愕然一惊，尚未呼叫出声，已被那人掩住口唇，一

手抓住肩头，只听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叫道：“孩子，别怕！”

原来那是一个和被杀的妇人一模一样，完全相同之人！

薛镇山挣扎了一下，叫道：“娘！您……”

那妇人眸光四掠，急急的道：“此处不是谈话之所，孩子，随娘快走！”

不管薛镇山反对与否，拦腰一抱，将他抓了起来，有如猛虎归山，一跃数丈，向泰山之下奔去。

薛镇山只觉耳边生风，眼前景物飞驰而过，眨眼之间，已经到了泰山之下的一片坟地之中。

那坟地约有十亩方圆，密生松柏，十分隐密。

那妇人把薛镇山放下地来，在一座巨坟前的石碑上伸手轻轻一按。

一片轧轧之声过处，石碑前的供台忽然向一旁移了开去。

薛镇山喘吁了一下，道：“娘，这是为什么？……”

那妇人神色匆遽的道：“这里比较安全，娘有很重要的话告诉你。”

拉起薛镇山，向打开的洞穴走了下去。

洞穴之内是一道斜斜的石阶，大约二十余级，下面是一间空空荡荡的石室，像是坟中棺木已经移去，匆匆建造的一处秘密地穴。

薛镇山环目四顾，皱眉道：“娘有话可以说了！”

那妇人双目蕴泪，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对娘似乎有些冷淡。……”

薛镇山苦笑一声道：“孩儿不知道究竟有几个娘，连您……已经是三个了，都是一样的面目，一样的声音……一个死了，一个被杀，一个……”

那妇人叹口气道：“一时之间，为娘没法和你解释清楚，就

算解释清楚了，大概你也无法相信。……。”

“那么，孩儿永远无法明白了……”

“不，等你报了大仇之后，自然就会明白一切。”

薛镇山咬牙道：“当然我要报仇，我娘……不，是我第二个娘死得太惨了？我一定要亲手杀死薛公凌那老贼……”

那妇人双眉微锁，道：“孩子，杀死薛公凌并不全是为你被杀的假母报仇，主要的是你爹爹……”

“我爹爹？……”

薛镇山不由叫起来道：“我爹爹逃亡在外，虽不见容于白骨门与他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好端端的活着，要替他报什么仇？”

那妇人凄然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爹爹已经死了，是薛公凌那老贼害死了他……”

“但那逃亡在外的又是谁呢？”

“根本并无其人，那只是为娘假造的谣言，以使那老贼生疑，有所顾忌。否则，他怎会放你出来！”

薛镇山钢牙紧咬，道：“我爹爹是怎样死的？”

“被薛公凌用鸩酒毒死，是为娘盗走尸体，故布疑阵，使那老贼疑心你爹爹伪死而遁。”

薛镇山如坠五里玄雾之中，他有满腹疑团，一时却不知从何问起。

先后他有三个母亲，究竟那一个是他的生身之母？

他的父亲是真的死了，还是仍然活着？

他能相信这个母亲的话么，为什么她会知道自己此时被逐出白骨门来？为什么三个母亲都是一模一样，分不出一真一假？！
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为什么他会有三个母亲？

认真说来，他还是对于被杀的母亲有着较深的感情，他心中暗暗决定，他要依照她的遗言去做……

忽然——

一阵马蹄声急驰而过。

那妇人神色一动，悄声道：“听，那一定是追捕你的人马！”

薛镇山摇摇头道：“薛公凌已经答应放过我，条件是不许再回白骨门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大约不会出尔反尔！”

那妇人苦笑道：“你不懂，薛公凌所以放过你，是以为你是假冒的薛镇山，倘若他知道你真的是铁腕书生薛春慈之子，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！”

薛镇山愕然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！难道连我自己也有假的？”

那妇人皱眉道：“为娘此刻无法解释，现在，你要记住为娘的话，离此之后，星夜赶奔巫山起云峰峰下的一座待月庵，庵中只有一个独目老尼，向他讨还白骨门镇山之宝‘紫金晶珠’，……”

薛镇山心中愕然，因为她说的与他那被杀的母亲所说的完全一样。

只听那妇人继续说下去道：“那晶珠虽小，但其中却藏有一部‘天罡真经’，你要找一处隐秘之地，把上面所载的武功参透练熟，而后再回来报仇！”

薛镇山道：“如果孩儿见到老尼之后，她不相信我是薛镇山呢？”

“她会查验你背上的红痣！”

薛镇山心头大震，仔细凝视着面前的这个母亲，难道他才是自己的生身之母么？要不然她怎么会知道自己背上有三颗红痣？

那地穴顶部并不甚厚，可以听得出倾盆的雨声，与一阵阵急驰而过的铁蹄奔走之声。

他心中暗暗嘀咕，看情形，薛公凌真有了悔意，否则绝不